

三國誌九

諸葛亮智辭魯肅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玄德智激孫夫人
唐括大宴銅雀台
柴桑口外龍吊喪

趙子龍計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荆皇叔四房德佳偶
孔明三氣周公瑾
耒陽縣鳳雛理事

共二十

2119
10



214
219
10

藏書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荆州者大漢之荆州而非劉表之荆州也非劉表之荆州何必
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為劉表之荆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
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吳之攻
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復乘
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而彼不肯緩則
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立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

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
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肥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
戰曹仁適爲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肥又適爲
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
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彰
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白眉
雖然形貌未耳舜重瞳重且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
瞳或聖而帝或謫而霸或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
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爲荆州牧以安衆心可見荆州之人未忘劉表
其從曹操者迫於勢耳使立德於劉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

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知立德
之遲於取荆州未爲失算矣或曰荆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
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肯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
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荆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璋以
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
曹操習戰立武之時未嘗須臾忘荆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
定荆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遽
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變是
以荆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
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邢道
榮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
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卽一卷

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
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
繡恥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
繡矣趙範之意以為嫂復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
之意以為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為親却是極疎子龍之怒趙範以為疎却是
極親纔通譜便令見嫂是真以之為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
娶嫂是原不以之為兄也疎也纔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為弟也
疎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為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
而叔真是叔嫂真嫂弟真是弟兄真是兄也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

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鍾又憐美玉環不遇韋節度李靖無心
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
打斷了鴛鴦仙橋美酒三盃撮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認義哥哥
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
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真是氣傷

箭瘡半响方甦眾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
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讀者至此必謂下文與趙子龍所殺也

正議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

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就主公
見攻合淝不下為前文補筆為後文伏筆不爭自家互相吞併僅曹兵乘虛而來

其勢危矣魯肅見識到底是結劉以拒曹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

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奈何玄德自受衣帶詔後勢不復與曹
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見成豈不可恨也東吳是誰
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
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君主與軍師在
荆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投荆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
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眼軍士報入城中說曾子敬要見孔
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君主吳侯
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探引百萬之眾名下江南實
欲來圖皇叔亦是實話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荆州九郡合
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荆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
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激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

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
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歸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荆州
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讐而孔明權借劉表以謝肅曰若果係公
子劉琦占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
見公子平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趙雲之至南郡公子之到荆州只
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
屏風後乃蔡夫人所立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
不在便如何是見便望他死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
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
之言是也得妙遂設宴相待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
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使得他死這荆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
放心是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讀此句必謂子敬定有效策瑜曰子敬

第一子書 卷之九

有何高見肅曰吾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見今面色羸瘦氣喘
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荆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子敬別無妙策
不過望劉琦死耳可發一笑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瑜令請入
使曰主公圍合淝戰不捷幾番斷殺只用使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
撥兵赴合淝相助按此一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命程普部
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以上按下專敘玄德一邊却說劉立德
自得荆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兩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
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又將檀溪一坐而問之
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
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帶敘馬諤為後
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伊籍前會諤馬此又為馬諤
得一馬良馬馬前破張武得一馬今則荆州又
良相取成趣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之賢不賢
不在相之白不

白也若白眉而遂良則今之社日生者豈盡賢人也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
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
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論舊人以守之就表奏
公子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謝東吳馬良亦然後南
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後
文取四郡張本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
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遂用馬
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荆州照
前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
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荆州此處便是雲長守荆糜竺劉封守江陵却
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
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那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

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
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暗襲道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
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境界只見對陣
中一簇黃旗出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
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
引百萬之眾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將赤壁汝等豈堪與
我對敵我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
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不知孔明力輪大斧竟濟孔明孔明便回車
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開陣法
橫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
黃旗卻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
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忽沒張飛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

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雨下伏兵齊出道
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寫
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
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
賢便推你投降此處是孔明用計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
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
為內應約來劫寨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目降矣玄德
不信其言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渾身是計遂放道榮歸道榮得
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
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幡待孔明來劫寨就擒之已在孔明
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放火劉
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讀劉賢道榮

兩軍乘執追趕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怪絕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德也全是孔明調度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殺出一鎗刺道榮於馬下全是在孔明調度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起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那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待劉賢則真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賁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其子劉賢赴荆州隨軍辦事子為質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眾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馬良之言本是零陵之後便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

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法取孔明教拈鬚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與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張飛爭先後却取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前是兩將雙立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急聚眾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會射殺雙虎忽來敵陳應鮑龍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為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前將子龍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便為下趙範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

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拘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馬
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綽又而出趙
雲挺鎗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立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子劉
琦同領荆州將前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
丞相豈願劉備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撻又來迎兩馬相
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
馬來相迎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
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細縛回寨敗軍回散奔走雲入
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
投降與不明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
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只退陳應齋捧印綬引十數
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

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近日此將軍
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儻得不棄結為兄弟實為萬幸吟
異鄉亦作通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箇月範遂拜
雲為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讀至此必謂二趙
却又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
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次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
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
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突如其來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縞
其巾有傾城傾國之色誰想此時忽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
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子龍改容敬之道樊氏把盞畢範令
就坐親雲辭謝之道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盞
耶範笑曰中間有箇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正當再臨家

第一才子書 卷之九

嫂真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
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眾第三
要與家兄同姓再醮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樣
樣法其實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
言冷嬌之巧則湊矣且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為妻前
呼兄則有碍於娶嫂也若結果世之親何如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
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趙
漸滿面答曰我好意待他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
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不算打媒人還
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
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箇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

人就陣上擒之

那道樂是被周而詳降今兩人

陳應曰必須帶些人

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

心知其詐

寫趙雲無此心東吳將有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

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

降趙雲半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

人問之果是詐降

那道樂之詐孔明

雲喚五百軍人各

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于眾人之事汝等聽吾行

計皆有重賞眾軍拜謝將降將陳應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

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其城上聽時說陳

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其城上將火照看

果是自家軍馬趙雲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

定入城飛報立德立德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塔下
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
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其
婦再嫁使失大節二也此後夫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此從兄其
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此從君臣起見
已不認趙範為兄弟則得桂陽之後何妨此從君臣起見
做媒人而子龍終不肯從是子龍之不可及也立德曰今日大事已
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
乎落洛丈夫語趙範做媒不允立德曰子龍真丈夫也遂釋趙
範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
無用之人不是眼紅却是技癢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
來獻誰知後來偏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多奇策 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
郡太守是降雨郡方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
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
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
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稗官者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為殺墮馬之人不足
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
設以宋襄公處此不作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自髮

黃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線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直不

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真有數文字

諸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

乃寫其箭猶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敢請始出能自愛也請堯韓立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畧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立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立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立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為立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於甚急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

將又豈有一小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而
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
周郎怒氣沖激養病柴桑之故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
明而合淝之戰亦當歸怨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淝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
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
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
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
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
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于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願張飛軍令
狀是孔明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金旋

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華志諫

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

迎敵不如納降為上此處與金旋相反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

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眾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

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

問部將誰敢出戰眾皆畏懼莫敢向前如此將士而欲迎敵旋自驟

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攔馬使

走張飛不消戰得又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賊邊城上亂箭

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

姓白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將寫黃忠之箭

天德引手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責印先寫鞏志之箭殺往桂

陽見立德大喜遂命鞏志代金旋之職立德親至武陵安民畢

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明明挑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

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大前篇

道張此處立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

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立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

是三千軍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

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名字却用孔明是劉表帳下中即將與

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劉磐張本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

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先在孔明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

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

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

麾下寫雲長好曉立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

謂立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立德從之隨後

引兵望長沙進發長沙相用孔明立德自去與却說長沙太守韓

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眾皆惡之為後文百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

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

箇來一千箇死誇刀又誇弓為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

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

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

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提鎗

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先寫楊齡之死以追

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反神黃忠之勇追

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立自來城上觀看

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

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

關公

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
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
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
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又在關公意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
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殺黃忠出馬引數百
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第二日兩軍
齊聲喝采又在衆人眼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
方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尖
掀在地下不知者讀至此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
性命快換馬來廝殺此處却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
立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
射之又昔韓玄口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

自已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
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處又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
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
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
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不便雲
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射更妙雲長急閃又無箭只
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
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寫黃忠第二日前是雲長義釋
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
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又在雲長意雲長領兵而退
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立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
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

不殺汝必有關通因他第三日并疑他前兩日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却止

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

下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立曰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不知音讀至此又必謂黃

忠忠死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

忠忠教得空兀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

姓也此句便批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殛之願隨我者便

來眾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前四十一回中

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

沉於此得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

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又寫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

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

忠相見忠托病不出又寫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

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

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曹操烏鵲南飛不是吉兆玄德曰此應何

禍福孔明就馬上神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

見分曉今日安得有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

郡降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

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又寫求葬韓

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又寫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槩與天參 白髮猶然困漢南 至死甘心無怨望

臨降低首尚懷慙 寶刀燦雪彰神勇 鐵騎臨風憶戰酣

千古高名應不泯 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

可突然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

明曰

孔明曰

孔明曰

明日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

然意却不然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斬之以絕禍根惟善卜

又善相早為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

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

好反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聲而退獨罪魏延者知延之必反故欲

借此以黃忠薦劉表姪劉磐見在攸縣聞居又嘗玄德取回教掌長

沙郡四郡已平總敘一句玄德班師回荆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

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回散屯於隘口以上按下文玄德一邊却說

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

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觀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

鏖兵之後久在合肥補敘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包善

無教文字省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

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曾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正應天以子

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眾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

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魯肅曰然則

何如而後為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

使肅名書竹帛始為顯矣願以其身顯也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

設飲宴犒勞廩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

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

來口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仲謀乃好勝傳令當夜五更三軍

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

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朱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先將

迎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慣帶立於

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遠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

第一卷

權綽鎗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太史慈一

此累一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

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六軍報

警又將赤壁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

一道雷光飛至而前手起刀落寫得宋謙曹華急將書戟遮架刀到

處兩枝戟齊斷更自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

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復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

背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

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又自刺斜裡撞出

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來得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

合淝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

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寒心

即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責育之

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

切宜保重孫堅以輕進而被箭孫策以輕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

改之少頃大史慈人帳言其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

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張遼以

報宋謙之讐作好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

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

瑾曰張遠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孫權輕出太

君臣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

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

馬後槽兩箇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

接應你如何用事此等人有甚計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

策商量出來

策商量出來

策商量出來

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
殺張遼諡曰壯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
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既勝而能慎是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
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
為憂儻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
加謹慎不但為將之道為然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
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士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
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上耳
如亂者先斬其靜能鎮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詢得其情
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
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
放下吊橋曹仁在南郡時周瑜是白日張遼在太史慈見城門大開

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

中數箭太史慈中箭與周瑜皆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

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

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

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

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

人人有此志不能人人遂此志為之三嘆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寨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其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

府中以上接下孫權一連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

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

第一十一卷

必應折一皇族方敘太史慈死只疑東南有將星墜正言間忽報公
地乃忽然接出西北劉琦接筆甚為子劉琦病亡立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
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立德曰誰
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立德曰今
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
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

先將計策安排定

只等東吳使命來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修而弔喪修而作伐修而推孝修而

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為奇也奇莫
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
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於凶凶又伏於吉則
此一篇真為人意計之所不及量耳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
嘆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為劉表而弔也為
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為劉備而弔也為荆州而弔也
弔本為死乃以為生弔本為人乃以為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
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
獨東吳為然哉又豈獨弔喪為然哉凡近世之紛紛往來皆當
作東吳弔喪觀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既死則以取
西川謝之而第二番措詞又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

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既明不還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姑托
為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所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於敵
奚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
凡借物於人者以已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
也何謂借乎及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為信荆
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
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逋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
母乃類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詐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
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堪捧腹
孔明誦銅雀臺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
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立德也其子之策其
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怪

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於劉備假意
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真
媒也而喬國老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良婚姻者
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丈母的勢便堪女婿
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婿禪堂倩作籃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
又成赤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繡幃前持兵侍
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
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立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
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

葛先生立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

割第二次立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商議此是孔明肅強飲數盃又開

言相問立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

前番用柔此番用剛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先擡出高皇帝來歷倒東

吳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一統

我主人乃中出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次擡出孝景皇帝來歷倒東今皇上之

叔次擡出今皇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

兄業有何不順是說劉表已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

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前

高擡皇叔此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

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眾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言我

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此言東吳江南一破休

說二喬置於銅雀宮照應四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惡極適來我

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

脚頭總立得定便會變而便會說硬話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

言半响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理上去只

得以請孔明曰有何不便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

明渡江見我主公將四十三回後來周公瑾要與兵取荆州又是肅

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荆州又是肅擔承又將五十二今却不應

前言教魯肅如何回覆上人面上說不去只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

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興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空為

天下恥笑耳既告之以情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眾動以天子為名

吾亦不以為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前是論若恐先生面上不好

此又論

勢

三

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為後文玄德我今上
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讀者至此疑是成親之賺
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討荆州換劉備原來却
人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
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荆州一
事皇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諺云不嚴媒
世無煩子敬作保既受理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
得荆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
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為婿求結
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即往荆州一言做媒
魯肅却用呂範正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箇從人望荆州來却
恐識破討荆州耳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箇從人望荆州來却
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

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荆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
也學禁夫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留來人在館
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
衡來必有所諭劉璋之死則弔夫人之死則不弔不範曰範近聞
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
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
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箒若兩家
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
疑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說
聯姻次說入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已疑是周郎之範曰不先稟吳
費肅有次第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班白吳侯之妹正當
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

英雄吾不事之其似趙範對子龍之語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

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

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總

不遇此老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對象之辭必是主公便可應允

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立契時兩邊都有保人說面許已定擇

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

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其實說得當響

說大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

失立德將與孫夫人成魚水之歡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

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回則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

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

侯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

龍不可行也此男婚嫁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

當領此三箇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孔明囊中矣即將

三箇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

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小春之吉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

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

心中快快不安不是新即怕羞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

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箇錦囊來看於是開囊

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

又教立德先往見喬國老不是趙雲教立德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

居於南徐立德帶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之事先打

公的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挂綠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立德入贅

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防忠則尚少與之贈嫁則已多孫權知立德

第一才子書

卷之九

五

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已在孔明算中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周瑜一箇人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菓品准備成親在報事人口中吳國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搥胸大哭孫權一箇母親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照應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人常理我為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為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俱在孔明算中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

為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妙在又夾喬國老一句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荆州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係無條計策去取荆州罵得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俱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既大哭此又大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何行得在又夾喬國老一句兩說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佳口的罵周瑜罵周瑜是罵孫權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直箇招他為婿免得出醜外人一推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會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

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不由孫權作主孫權乃大
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
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
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讀至此又
把汗然國太定然相得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
見好生在意活是一人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
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贈嫁甚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
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
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新打扮不從人背劍繫隨上馬
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幘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
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阿兄則畏令二人敘禮畢

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中了
意自然中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
夫人意一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喬國老此等言語女婿知之一定理怨然
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于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
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
抱阿斗者乎照應四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
者喜酒與趙雲謂玄德曰却縱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
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未曉夫人
是借丈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使爾國太曰何出此
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為
子今日玄德既為我婿即我之兒女也親愛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
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

太喝令斬之立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又是
備一發見得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
而去立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立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
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為兩段如死於
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為兩段藍田之玉
寺門之石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立德公如何恨此石立德曰備年
逝五旬不能為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為女婿此平
生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與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
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立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
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與取東吳砍石為兩
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視心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有後
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響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皆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三人棄劍相携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立德立德辭曰備不勝酒

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

江山也一語品題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兩鬢擁青螺

境界無憂樂最多

昔日英雄凝自處

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

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輻江景圖 立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

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

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立德曰南人不能乘

馬乎立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皆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

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權能試馬立德不能試至今此處名為駐

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槩多

二人並轡望山河

東吳西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立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

議乾曰主公只是哀來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是媒人話但不

次日立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接人禮畢茶罷立德告曰江左

之人多有夢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立德寬心吾為公告國

太令作護持國者可謂撮合山畢竟立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

太言立德恐人讒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

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婢如竟似養立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

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德處處

力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立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

與立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

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說得立德魂不附體讀至此又

詩之正是疑是東吳說伏兵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回

立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

一兩番王允則專用實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

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

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亦失三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玄德成婚之助又卽借孫權之妹爲玄德歸荆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爲孔明所借卽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荆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文夫文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

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告於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殺採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婿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失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二箇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着拉親的曹老瞞孫權這妹迫不轉來爲遇着接親的諸葛亮哀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顛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爲丈六面上

生嘆那怕他軍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養婿之懼
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
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
化難生恩的劉備闖干萱室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郎
陽錯陰差引出喪門另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
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
樂故爾如此令人婦人所樂之兵器又是一樣 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
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
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尚懼兵器乎雖然廝殺半生却不命盡撤
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藏著
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先教孫乾回

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婿得岳母喜却說孫權
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
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撮合諸乃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書
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折書視之書畧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
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
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蓋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
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
以兵擊之大事日定矣今若縱之恣蛇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奪
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葦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

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荆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
之謀而速行之前是假用美人計此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賞栽花
木盛設器用請立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
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為文母者不但望婿女立德
果然被聲色所迷不想回荆州柔鄉矣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
前住終日無事立德太忙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益省孔
明分付三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箇住到年終開第二
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箇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
回家孔明附耳分付語此時歲已將終主公會戀女色並不見面何
不折開第二箇錦囊看計而行立德戀看貼肉肉錦囊遂折開視
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立德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
急事來報貴人立德喚八問之雲伴作失驚之狀第一箇錦囊用著

却只用起雲一人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荆州耶立德曰有甚事如
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又將
事一提起精兵五十萬殺透荆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此是錦囊
立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
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悞事此是子立德曰你且暫退我自有道
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此是子立德八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
丈夫何故煩惱立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
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悒悒不已且說三
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你欲
還鄉故推此意已如立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
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前跪
今跪夫人前在有人處跪今在無人處跪此是後來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

所之妾當相隨此時夫人亦是孔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

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

雨下實是要他同去反說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

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當是也要他

哥孫夫人沉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

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泄善哭又善

其計不入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

城於官道等侯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

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孫夫人曰夫

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

遙祭須告母親得知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而前國太曰此孝道也

豈有不從汝雖不識姑舅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為婦之禮禮在

算孫夫人同玄德拜誦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

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

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棟元旦回門既是新春吉日當曰孫權大

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人逃走之

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妹夫去次日

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

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

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為破

碎案為追劉而硯而曹可破劉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願也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

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

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

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達令者立斬孫權此時已無
夫人此時止有夫妻之愛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德加鞭縱
繼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
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讀至此為玄德慌問趙雲曰
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
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
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讀至此一發原來周瑜恐玄德走透先
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
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
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七星壇追孔明之時此二人分作水
背後此是擋在而前其勢比前更是可畏玄德驚慌勒回馬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
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

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
危難之時方可折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前兩個錦囊皆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
送與玄德自有益求夫人須是丈夫去求也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
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
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
為香餌而釣備也今香餌既得備不懼萬死而來知夫人有男子之
胸襟必能憐備甚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托荆州有難以圖歸計片
心和盤托出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
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
夫人之德前在丈母面前請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請死此是從夫人
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

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計安天下徐盛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於

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對夫人而呼玄德乃大漢

名惡時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玄德呼玄德之皇叔是我丈夫只此四字便足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

劫掠我夫妻財物耶竟說他是劫掠語甚可畏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

夫人息怒這才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先喝倒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

罵一場國太罵周瑜是為女兒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拘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在徐丁二人眼中寫不寫趙雲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直孔恰纔行不得五

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羞了且慢埋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

合兵一處趨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

後前節伏夫人為開路先鋒玄德先行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又

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荅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

立德回不呼劉備而稱玄德不說追而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

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不罵孫權反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

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荆州因二將為孫權所使故甚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只罵周瑜此處你二人倚仗兵

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

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

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了又兩軍中又不見立德但見趙

雲怒目睜眉只待斬殺又在陳雷二人因此四將啾啾連聲而退孔

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

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得聲勢視之乃蔣欽周泰逐一

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

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吳侯一劍怎敵孔明三喪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遠

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

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

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

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立德一行人馬離柴

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到了劉郎浦便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

江水瀰漫並無船隻立德俯首沉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

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立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

繁華之事不覺凄然淚下又將上文回後人有詩嘆曰

吳蜀成婚此水濤 明珠步幃屋黃金 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易劉郎鼎峙心

立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立德登高望

之但見車馬蓋地而來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

矣看看喊聲漸近與檀溪躍馬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

拖蓬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

區處立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中

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接親

了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荆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笑定多時矣口得他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若要再使除非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丈人成就了好事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皆步行止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裡軍士答曰前而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豈因玄德如姻之後不會與大舅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嶼內一彪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個接親的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起來周瑜縱馬逃

命正奔走問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又是兩個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前在南郡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會把虞姬送與別人猶云無面見江東父老今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眾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死個省正是兩番弄巧翻成拙此日含與却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臺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

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衆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荆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充許爲水而玄德以荆襄爲水然玄德之得荆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爲自有之水是得荆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荆州爲水亦不以西川爲水而直以孔明爲水耳以西川爲水則得水尙在荆州之後以孔明爲水則得水以在荆州之前况孔明固所稱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以爲勿用

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爲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戰野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爲荆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曹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荆州是伴以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實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爲南郡守非異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荆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實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荆州表劉備是魯肅素荆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兩樣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謂於三國徃徃見之

魯肅之索荆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

之繼以侯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既侯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許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荊州而又表劉備為荊州牧既表劉備為荊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荊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許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做媒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動其真不忍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真得意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為真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虛頭孔明詐許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撮空手息來真是好看

三顧草廬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叙來

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合淝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攻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臺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鴛鴦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郡二也劉鄩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也先使斷糧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遺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況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報之猶為厚矣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不該氣別人船折却水軍無數只該氣自己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不該氣別人只該氣自己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日迸裂昏絕於地眾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

歸荆州慶喜賞賜眾將周瑜自回柴桑將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前徐
 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為都督起兵取荆州周瑜又上書請
 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曰夜思孫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
 故未敢與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
 危矣以此時論之則張昭之見勝於周瑜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
 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是則江南何日得安為
 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荆州教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
 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
 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為得耳顧雍之見勝於張昭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
 誰可為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為使權問何人雍
 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
 劉備為徐州牧欲使呂布忌之也今東吳亦恨劉備之取徐州而反詔
 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操忌之也同是一樣機謀歆領命

起程逕到許都來見曹操聞操會群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
 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讐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
 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築臺是二十四日中事至此始成其
 卓之有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
 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
 相通于門萬戶金碧交輝入言可抵一
 穿絲錦羅袍宗族都命穿紅
 自巳却又穿綠玉帶珠履高而座文武侍立臺下操
 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
 上以一錦袍引出無數錦袍人來。立武池中習水戰是演武於下
 赤壁未敗之前銅雀臺前挂錦袍是演武於赤壁既敗之後下
 設一箭梁以百步為界分武官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
 俱穿綠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號
 今在銅雀臺邊分紅綠兩班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
 指揮此日其
 實好看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梁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

不中爵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

眾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矢第一箇出來射箭的却不

得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便射先往來馳驟作勢寫

采夾寫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夾寫

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曹操語曰丞相錦袍合

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攪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眾官曰且看

文仲業射法又夾寫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好眾皆喝采金

鼓亂鳴二句倒寫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

而出又紅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

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好眾人齊聲喝采只寫衆人不寫視其人乃

曹洪也先寫箭後寫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又問一

楊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為奇看我射來眾視之乃張郃也郃飛

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硬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又總

箭一眾人都道好射法寫衆人喝采又變一法郃曰錦袍須該是

我的言未已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又紅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

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眾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扭回身

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更好金鼓齊鳴只寫金鼓不寫淵勒馬按

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又問

綠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出徐晃名字又淵曰汝更有何射法

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為異看吾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

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好看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

上綠袍人變做驟馬至臺前聲喏曰謝丞相袍看至此疑已結奪袍

也曹操與眾官無不稱羨一總寫曹操晃纔勒馬要回局矣不謂其殊未

出一個綠袍將軍又變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眾

人

人

人

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
奪袍妙在奪得無理。以前都是紅袍，人與綠袍人相爭，此却是綠袍隊裏自相爭奪。此時徐晃身上已不是綠袍，恰好與許褚一紅一綠相。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手真是好看。
 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厮打。
射箭起結局可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却被人射箭奪此袍，發一笑，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却被人射箭奪此袍。
 人批得粉碎，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
老瞞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正復相類。
 操顧謂眾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為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眾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
前者橫槊賦詩，操是武賦詩，是文時。有王郎鍾繇王粲以一人兼文武，今則使衆人分奏之。

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
王莽之時，劇秦美新，只是傷雄。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是文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一句秋冬射獵，一句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為點軍校尉，是武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
後來稱魏公，稱魏王者，誰耶？
 念自討董卓，勤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
武功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
文官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就母也。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
自比周文王，推不欺人，與子孫做。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
此是實話，亦騎虎難下之勢矣。孤敗則國家

領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又將國家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為又王而衆人比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曰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滿城風雨近重陽曹操連一句也無何其憊也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也孰知其未得已得水矣何也彼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

本思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為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當時乘人一操點頭曰是也昱曰其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問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讐敵矣即荀彧所謂二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懷他人封華歆為大理少卿留在許都為六十六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無地意是卦名太守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讐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荆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借荆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不

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荆州而來第三次却
 說立德與孔明在荆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
 魯肅到立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
 荆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
 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又是一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
 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荆州之意立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
 荆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前來不哭此非哭到悲切之處亮
 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叙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
 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立德笑曰子敬與我舊交何必
 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荆州一事而來皇叔
 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面上早早交付夫
借阿舅的東西又立德閉言掩面大哭虧得那裏來肅驚曰皇叔何
與此人不同了

故如此立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
 人哭的緣故麼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荆
 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
 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一若要取
 還了荆州何處安身若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三事實兩
 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立德衷腸真個搥胸頓足放聲大
 哭越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
 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妙
只肅曰儻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
 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第三次孔明曰魯肅是個寬仁長
 者見立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定然孔明拜謝宴畢送
 魯肅下船運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

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
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此時魯肅亦發哭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
吾笑中子敬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
去荆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
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州時以作嫁資却把荆州交還東吳
何不即以荆州為嫁資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老實人說實心
話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用之別名你道我真箇去取西川與他我
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
荆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荆
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周郎會魯肅大喜便再往荆州來立
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議
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或不教

應或教他哭或教他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
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取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以西
川權當嫁資荆州是現成莊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
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立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
一個點頭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
一個會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
兒也瞞不過立德又問如何小兒瞞不過大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
之計也虛各收川實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擊下殺入城來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周瑜弄孔明立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
心只顧在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
不死也九分無氣孔明只是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
布擺立德大喜後人有詩嘆云

周瑜決策取荊州

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望長江香餌穩

不知暗裏釣魚鈎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在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且慢笑准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周瑜對將幹時嘗諷諷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在備安排下了准備高弓以射猛虎安非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只此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

那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送嫁資來如何反揮白旗想預為周瑜叩孝耳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軍三千人遙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只得不認得妙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已忽一聲揪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為何不即說破先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虜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

第一才子書 卷之六
來魏延從扇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犯蓋瑜馬上大呼一聲箭槍復裂墜於馬下正是

一着棋高難對敵

幾番筭定總成空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辯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

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夫

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唯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様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臥龍會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踪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

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龐統走謁荆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臥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次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東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為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乏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於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

涼杳無動靜及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裨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陸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

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到周瑜折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求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愚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與兵遠征僂操乘虛而至江南羣粉矣亮不忍坐視愚極持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愈極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皆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主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瑜

少年經不起益其讀書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赤壁遺雄烈青年有俊聲 弦歌知雅意 孟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所遺遺書織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折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畧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在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壯疆場未靖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龍為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土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

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蒙垂鑒瑜死不朽矣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遣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使命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

周瑜靈柩回墓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
 瑜死矣至曉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
 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辨生亮觀天象
 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
 公顯為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
 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與關公乃與趙雲引五百軍
 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周瑜
 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至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
 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
 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醇酒一觴君
 其有靈享我烝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

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
 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弔君氣概
 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蕩幹來說揮酒自如雅
 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畧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資
 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
 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黯三重愴然
 生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正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特
 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
 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話嗚
 呼痛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衆將
 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

蕭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遺書
自取死耳寫魯肅處處是實心人後人有詩嘆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 又添列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
竹冠皂緜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
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為用孔明去等備用龐統自來不用孔明去等備用逆接妙甚孔明亦大笑兩人携手登舟各訴心事
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
如意可來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
允諾而別不便借歸妙有曲抗孔明自回荆州却說魯肅送周瑜柩至蕪湖孫
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平鄉了却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

亂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
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畧不減於管樂桓
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
何不重用借魯肅口極力寫龐統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
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
在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遂請龐統人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
人張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碧眼紫髯亦自形怪耶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
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
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既厭其貌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
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
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亦摩厲兵之時此人會獻連環策成第

一功照應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換去也反言以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立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向力破曹見機勝用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荆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曲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待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玄德反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田魯肅書并孔明薦書恭敬之極仲謀不如之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田魯肅書并孔明薦書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人者未入門而先傳進矣玄

德曰荆楚稍定若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未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立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曲統到未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為樂醉翁之意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立德言龐統將未陽縣事盡廢立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未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以飲酒廢事統於以迎接廢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

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
飛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
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
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此不足為將軍少
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
然責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
耳內聽詞劉穆之不曲直分明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
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謂云大受者不可不知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
所廢之事何在此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盡量此小
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
極力舉薦前無後恭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飛
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平專藉薦書來干謁

矣今之求刺薦書一以飛願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

回荆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

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書先玄德折視之書畧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

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終為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人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

師近日無恙否照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

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亮曾有

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

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

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未陽縣敬請龐統到州內玄德

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句兩次取出玄德看書

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立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
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十五回中語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
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畧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皆
一邊以下接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
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眾謀士
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
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
事照應四十一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
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
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二操大喜即日遣人賞詔至西涼召馬騰却
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
關中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身長八

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
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
又補敘馬騰來歷是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
續前文之所未及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立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立德屢敗我又
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立德馬騰一向令其不身今聞立德已得荊州
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
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
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兄子馬
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伏筆超曰兒願盡起
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騰曰汝
自統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
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為後文韓遂起

曰父親若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為馬岱逃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道來日教他入城面君是勝他入城便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催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數十於此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董承時馬騰正騰又是黃奎正言馬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隱諱前後迤邐相對

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齊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不料其妻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董承家秦慶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掣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

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
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
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
涼軍馬兩起調撥却勾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
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馬騰隨着馬騰左衝右突
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擒曹
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董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吉平馬
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証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
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
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嘆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將生圖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
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便教將苗澤李春香
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眾人之事一面
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豈
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
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按西涼一曹操殺了馬騰等復決意南征
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
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
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